

明史藁

康熙四十一年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總裁明史陳廷敬

王鴻緒

王揆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加七級臣

王鴻緒奉

勅編纂

金聲

丘祖德

吳應箕 顧杲

溫璜





侯峒曾

閩應元朱集璜

沈猶龍

李待問侯承祖章簡

陳子龍

顧咸建唐自彩

夏允彝

楊文驄

吳易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

世阮大鍼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

璫諸人劫持當道崇禎九年京師有警應箕與

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

羲長洲楊廷樞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

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十五年以鄉試

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後大鍼得志謀殺

周鏞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

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入山中被

獲慷慨就死杲字子方光祿卿憲成從子也為

人豪邁好倚酒罵座若恒與應箕張崱抵掌言

天下可悲憤事輒痛哭哭罷輒狂歌既共討大



明史稿  
二  
鉞及大鉞得志捕杲及應箕國材諸人將與大  
獄會國亾乃止南都既覆散家財募士千人取  
道江陰江陰人以爲賊集衆禦之被殺其同時  
舉兵者有尹明興吳漢超龐昌眉謝球司石磐  
王湛魯之璵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  
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  
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刺  
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間多曲徭死難  
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  
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家諸疏恒芟  
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  
阜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  
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



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繇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尚求之三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

相聘問稱詩論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誦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之不競也今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見次尾詩之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



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况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易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卽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修舉國史補三百缺失吳氏史年姑克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謨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

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畫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贊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



此吳子謂予曰彼房培樊英悞天下豈朝夕哉醜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鄴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唯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唯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

然今天下益盡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槩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况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旣望芭山張白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日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



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推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雖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十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以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巳卯今巳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巳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

迨其後天狼墉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日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



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吊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樓山矣雪苑侯方域題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季之陋而蘇子敘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

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咏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尼先生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亡智愚皆舌僞而不能下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執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大略



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躡嚙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敘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押闔短長側其間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邇者天下多事疆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末而魁閎骨體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鄙聲氣中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卽不爲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

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接巍科高第者纍纍獨古文辭尚多秘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輯所撰日文編日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咏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堂一集其別纂國朝紀事本末庚辛壬癸錄讀書鑑續觚不觚錄友鑑拾薪諸書不與焉諸公旣先後爲之序又使鑿較讐敘錄如左云崇禎十有二年孟夏朔同邑門人劉廷鑾拜書



吳次尾策序

昔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才士少士而無才猶愚  
賈囊金不能貨殖規繩具而拙工不知所操也予既序次  
尾三論矣再讀所爲策豈非才也與本於理無穿僻命於  
意無隱艱深於氣無佻散嫻於辭無蔓畫平子淹通士衡  
矜重可謂兼之而其抵掌世務策古今成敗衡人事得失  
若田唐課農長年三老論水不逃事實若南冠操南音不  
忘風土若輪扁談斲輪不離本業如是而以才士盡之非  
次尾也才如曹子建表求自試以爲禽息鳥視終於白首  
乞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紘執鞭耳筆侍從華蓋輦

轂西屬大將軍當一隊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既不獲  
願惆悵無歡前四十而歿余意子建當鼎足之代立忌主  
之朝卽見試用必不能追阿翁埒子桓或亦不爲楊修丁  
儀之續幾希矣方今多故明主求賢次尾入而列講幄補  
諫官必能舉秕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禦 中禦  
寇圖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  
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交失焉矣金沙周鏞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舉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  
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間交游文物昭耀江  
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割然厲



變上規下逮考擊隱陋有所阱側倣擬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輪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皇皇不給之憂而後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思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間有諷世之言然一遇次尾禁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爲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况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王子淵曰虎

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吟浮游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瀨水陳名夏序

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嗜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蕭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游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



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其志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休然心目見於詩咏如太初者流不之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摠與太初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真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浮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間作然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間况復資之掇拾專尚華靡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為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為一家然余固心避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恢奇蓋其人在王猛祖逖郭元振張建封之間天下方多事次尾日覽心籌閱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



無相與推挽之者則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謂足盡次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吳次尾已郊詩序

予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弘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寧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

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已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卽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加如次尾者也雲間陳子龍序

吳顧唱和集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上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詎顧有是而世反感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予所以重有感也予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薛胡陳王四君子後輒俚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幸不能



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爲人其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也而况爲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其人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則其人又可知也頃者余友翁生建明大義如鄒吉安論江陵故事 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無責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我於是翁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弗報嗟乎翁生 天子愛爾至矣既還抵予予卽以鄒先生進之此猶吾顧高也唯唯敢不益勉已送之瀨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茆嶺

秋以後予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倡和集問序遣書適至夫子方涇陽先生賢從孫夾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聞而不知取衷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兩相下顧既紹其先人矣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予與翁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序



樓山堂集目次

第一卷

史論

穎考叔論

祭仲論

曹沫論

士蔣論

趙盾論

魏絳論

子產論



晏嬰論

伍員論

第二卷

史論

蘇秦論一

蘇秦論二

王剪論

漢高帝論一

漢高帝論二

漢高帝論三

漢高帝論四

項羽論

范增論

張良論

第三卷

史論

曹參論

韓信論一

韓信論二

周昌論



周勃論

婁敬論

周亞夫論

田叔論

東方朔論

第四卷

史論

賈誼論

公孫弘論

霍光論一

霍光論二

霍光論三

蕭望之論

趙充國論

師丹論

史丹論

魏相論

第五卷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漢光武中興論二

李固論

丁鴻論

陳實論

荀爽論

魏武帝論

諸葛亮論一

諸葛亮論二

第六卷

史論

孫權論

荀彧論

賈詡論

關羽論

陸遜論

魯肅論

桓範論

司馬昭論

晉元帝中興論

唐肅宗中興論一



唐肅宗中興論二

宋高宗中興論

第七卷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

以下東林本末

三王並封

癸巳京察

會推閣員

辛亥京察上

辛亥京察下

要典三案

征倭

以下三征本末

征倭上

征倭下

征播

小試論

單騎詣論

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非攝辯二

六逆論辯

甘陳功罪辯

第九卷

擬進策 并序

持大體

別邪正

謹信任

審言術

勵廉恥

重變更

儲邊材

罷無用

養民財

塞貪原

第十卷

兵事策 并序

寇一

寇二



流賊一

流賊二

備南一

備南二

防江一

防江二

第十一卷

時務策

并序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為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為得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流賊並剽用兵久不見效說者謂間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責成之法何如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  
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之後保無後患  
歟其悉心以議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  
禦否抑無病於民否

第十二卷

議

募立社倉議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平物價議

江南汰胥役議

江南徵錢糧議 失稿

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與顏徵士書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與田令公言鄉中糶穀事書



上鄭太宰玄嶽先生書

上金楚畹督學書

與徐虞求通政書

第十四卷

書

真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復王乾純先生書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復方孩未先生書

與金天樞侍御書

與方仁植中丞書

與劉念先贊畫書

復楊維節國博書

第十五卷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與孫碩膚職方書

答沈疇生書

復顧子方書

答陳定生書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與袁臨侯開府書

遺池州城中文武諸執事書

第十六卷

序

姚伯子史書序

張芑山四書大全辯序

四書圖考序

古方畧序

梅衡湘西征集序

東林本末序

韓姬命文集序

陳百史古文序

陳中湛歸來草序

卷園詩集序

楊學博詩序

曾學博詩序

池陽郡邸分韻序

延陵七子序

稿遺



李行季詩序

梁谿唱和集序

劉伯宗癸未詩序

第十七卷

序

八大家文選序

張爾公詩經程墨文辯序

吳文咸集序

國朝廣業序

送張二無先生內轉左僉都序

道南集序

吳和受給諫詩序

崇禎甲戌房牘序

崇禎丁丑房牘序

歷朝科牘序

四書小題文選序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徐又章制藝序

第十八卷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公傳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傳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康氏清姑傳

柯宜人傳

記

暫園記

相公墩記

南岳看月記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高田茶記

第十九卷

檄

為翟義討王莽檄

公討從賊逆臣檄

客問

原君

原相

原將



原用兵

原亂

對

今文士試騎射對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題書牘手卷後

書王弇州外集後

書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虎丘書禪僧講經事

書木末亭酒間語

說

賣樗者說

祭文

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

三祭周仲馭文

第二十卷

賦十篇



秃筆賦

弔忠賦

述歸賦

園居賦

木山蜂房賦

憫亂賦

旅中除夕賦

所權賦

老娼賦

雪竹賦

詩

風雅體 十章

旌旆

繁星

雲垂

白雲

樂府 十一首

香齒曲 癸亥

聽歌詞

猛虎行 壬申



敵臺行

乙亥

苦熱行

戊寅

遠征人

辛巳

第二十一卷

詩

五言古

四十六首

立秋

壬戌

初夏齊山示王子兄弟

甲子

雨後咏懷

自大剡谿望橫山諸峰

寄李達丁煜劉城

乙丑

初秋湖中

丙寅

闌江磯水落見石出蔽江

固始道中見林曲似秋浦道上

兩明府詠

丁卯

得蔣臣書問却寄

戊辰

同諸從春郊

巳巳

出塞

寄羅文止

庚午

正月二十日湖中閣上看雪



夜夢登太華失路遇老僧問韓昌黎所至處

與劉伯宗共泛玉鏡潭

平望舟中坐月 辛未

西湖贈張天生馮千秋袁則學

旅中偶感

南都社集 癸酉

別姚子雲韓姬命陳士業

時命篇

之子

答吳去非見贈 甲戌

遊潁谷分韻得石字

清密閣

讀周仲馭十四哀

和周仲馭十四哀

第二十二卷

詩

五言古 五十三首

烏龍潭山亭同沈眉生

竹亭感事

南山玩石



述懷 乙亥

南京聞易曦侯罵賊死

哭韓姬命

練鄉勇 丙子

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暫歸不值

九日寄劉伯宗

悼吳門

寄徐虞求先生南京 丁丑

病起逢立秋時六月十六寓吳子舍齋中

陳定生見顧賦贈

朱雲子葉聖野華方雷集佛慧菴用慧字

京口行

出門 戊寅

和顧子方有為作

嘲熱客

和顧子方論交詩

同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跡

寄定生子方

寄仲馭兼致眉生

除夕前一日子方遣信至并得定生書却寄



池陽郡邸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巳卯

贈答何次德

贈答周農夫

早春野眺庚辰

江行

何以

有客辛巳

皇華來

當塗贈吳宣伯明府

朝發甲申

第二十三卷

詩

寧南檄乙酉

七言古四十首

吁嗟行辛酉

婆護歌壬戌

客有示予文文山字卷者筆勢生動蓋真蹟也其

詩為過平原弔顏魯公七言古予覽而感之亥

蘇州行丙寅

悲東苑巳巳



相公塚有千葉栢花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日為作此 庚午

報仇行贈黔中陸生 壬申

集藍園贈兩吳子 甲戌

吳去塵寄詩西湖并所製墨

王侯歌 丙子

食土行 丁丑

悲安慶

與周仲馭

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寇下獄疏有感 戊寅

耕田苦

大旱歌

涇上行贈顧子方

悲茗谿

陽羨歌為陳其年作

漁隱圖為陳青谿水部題

丹陽道

折檻行

苦寒行

方密之畫天柱峰圖相贈作此還答 己卯



我來行贈侯朝宗

無難行

任丘行

誦經行 庚辰

楊枝歌

答贈余澹心 辛巳

維陽行

襄陽行

薄命辭

大雪五日矣旅中卽事偶憶歐陽公會客詩用其

原韻

歐陽詩體又次東坡韻

歐陽體又用東坡次子繇韻

封侯行 甲申

大風行簡周仲馭獄中

第二十四卷

詩

五言律 一百三十四首

有感 辛酉

邸中坐雨寄劉子湖心寺 壬戌



陶家山眺城外山水 癸亥

齋中夜雨同劉城得清字

代愛妾換馬

村晚

村曉

齋居 甲子

出郭登湖山頂有雨勢 丙寅

渡江

七十里舖

六安道中示王子

汝寧有念老母不覺泫然

除夕憶諸同好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間有鍾王題鐫因步其

韻丁卯

友人泛舟至齊山

秋浦

酬內

負郭 戊辰

舟過方山

十五夜月獨坐



十六夜共諸從小飲

宣城畱別沈眉生治先兄弟庚午

應試南都伯宗祖別清溪

風阻荻港集楊子儀守備幕府清音亭

繁昌舊縣阻風辛未

九日十一日金山寺

虎丘

半塘小飲沈聖符舟中同趙我完吳扶九

虎丘許孟宏王惠常見過信宿壬申

游澹石園同諸吳友分韻得奇字甲戌

碧園

與石居贈吳去塵

至白下周仲馭以新詩書扇見寄

鎮江阻風登北固山

遊西山

湖上逢馮水部給諫兄弟還朝子規以書受焉因

復贈此

寄嚴甲持西湖兼問子岸乙亥

和州丙子

江浦



范異羽先生雨中招聚鳴鳩亭分青字  
來說

聞

出師

題貢院壁

張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言有筆

墨之役 丁丑

嘉興聞信

感事贈張天如虎丘

虎丘同仲馭肩生

次韻仲馭將游黃山畱別虎丘

雨中過丘天民畱飲同陳百史陸履常用韻

酬楊薦玄見贈

得梅惠連書因送王在明歸麻城并寄

畱別陳百史西巖

夜飲楊維斗兼言別

舟夏 戊寅

有懷周仲馭

定生見訪子方家

定生以沈肩生蔬草相示



楊中翰招游錫山

陳水部園亭

南岳別野為吳問卿作

八月十五夜與定生看月南岳

在南岳三日矣十七夜吳問卿復移具看月再用

前韻

次韻留別定生

贈劉幼濟

臘月八日同劉與父過相公墩因觀所作新隄

成都張紫城先生貽書及詩却寄張前令予貴池

得眉生孟璿朗三書却寄時眉生以抗疏歸不復

就試己卯

南京寓鄒滿字閣子

訪伯宗霧谷寺

過周仲馭萬松菴

城南舟中

棲霞寺

送傅元之應薦北上

酬別李叔則西歸

卽事庚辰



寄侯朝宗

簡顧子方

答劉浣松

賈家園同梅惠連

送徐德公兼問黃石齋先生

郡邸除前一日伯宗餽酒時予將欲移家

四日同伯宗公儼與父過相公墩

辛巳

寄懷大司寇鄭玄嶽先生

送方爾止赴安廬蔡憲副之招

北望

江寧鎮旅舍與鮑曼姝論詩

近事

郡中示與父

贈答無疑

蕪湖別吳起之時為其兄和受給諫請卹歸

贈體中上人用彭禹峰韻

乙酉

莫道

課童子理蔬圃

瓜架

又題泥灣壁



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律 一百三十三首

杉山寺 壬戌

重陽風雨飲伯宗藜亭

明日同諸子飲丁介之齋中次韻

丁太史亭成 癸亥

五日觀伎賦得紅裙妬殺石榴花

聞虜警有感 丙寅

練潭

同王公儼兄弟宿雨梅心驛

淮淝

自亳州道中至固始境上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吳使君畱飲移日

蠟梅

汝寧詠雪

李達自燕中歸傳滕陽驛方李兩御史就逮題壁

詩讀之愴然李感和二首因步其韻 丁卯

聞報

九月十一日生日 戊辰



示緒倩子相

邸中夜雨讀詹劉二子文

旅夜看屏軸傳奇是沈青霞事末句深有感於聞

氏

九日寄諸從應試己巳

湖上書懷庚午

吳孟醇見過

三山舟晚遇風辛未

虎丘社集

閩門舟中華亭二杜集朱宗遠周勒尚楊維斗張

草臣朱雲子李仲木陳卧子張友鴻吳扶九沈  
聖符彭蕪又諸子

杭州諸子集同李源常西湖共泛

憶劉伯宗父子

寄諸從

楊龍友集雨花臺甘露閣癸酉

寓程去聞喜吳時可至甲戌

贈吳子舍去非兄弟

丘園

將去吳門方密之贈詩書扇答此



宜興訪陳定生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朱望子游上方山至山足游人萬衆舟不能進夜月返棹雲子趨予共作

與雲子吉士泛舟橫塘過君和宅未登

寄懷張天如

宿靈隱同舒芭孫沈崑銅吳時可羽吉分之字

澗西

飛來峰

春興 乙亥

答江夏劉濟甫

寓梅里贈輿父 丙子

寄仲馭茅山

簡陳卧子

寄萬茂先陳士業

南太宰鄭玄嶽先生請告不得暫歸里中時將赴內召因贈

丁丑元旦

羅季先載酒招伎自五雲菴至齊山同劉伯宗王公儼



答姚雨若見贈

吳日生招同楊維斗夜飲酒間論事有感

酬湯友僧朝雨見憶山齋

陸履常招飲西郊草堂其尊人子垂先生出所藏

古硯見示

懷朱雲子用前韻

蔣赤臣舟中用流字

次韻顧子方飲虎丘寓中

次韻子方卽事

李仲木舟中集同諸子分波字

楊龍友月夜過訪投贈詩扇并言寇警

施玄度送菊

答張草臣

許孟宏招飲因觀其藏書令子孝酌在坐

次韻邢孟貞見訪

次韻顏方平同周仲馭張天如孫孟朴沈聖符吳

扶九振六見訪

彭殷源雅集西巖將有雁宕之行

黃心甫自無錫貽贈二詩予過錫山不值因次韻

答之兼致諸友



同輿父登郡樓有感賦贈

游橫山寺 戊寅

周方伯孟巖先生夫人雙壽先生仲馭膳部之尊人也

贈尚寶方潛夫先生友人密之其家嗣也

贈金天樞侍御

送孫碩膚計部赴武選內詔

贈孫克咸

將往無錫答方爾止詩言別

同子方避暑舟中卽事

周勒卣楊龍友集子方兼山堂分得十四寒

答黃心甫

胡修能學博于尊經閣集同子方及同官陸孟鳧

陳伯符畫次尾子方對吟圖各走筆書此

秋興

贈馬君常太史奉使 勅諭三藩國

過義興贈陳定生

答蔣偉人見顧定生家有贈

武進馬培原明府見顧并招飲予以半夜去未報

謁復貽此



聞鹵憶劉伯宗燕中

和與父感事

方罷臺試有傳濟南已破者巳卯

壽冒起宗憲副五十憲副辟疆之尊人也

長于舟中簡應試諸子

大雨卧赤石磯舟中間定生來驚起輒返駕矣

飲梅惠連寓中兼言別

清明前一日清涼寺登臺作庚辰

陳卧子補官北上贈之兼致舒章轅文蕪又

袁州解華育太守因友人張爾公遠致書幣

魯孺發避亂梁山予更招之來南

范大司馬質公先生盆中生並頭蓮

夏日暫園

劉用潛宅中七月開玉蝶梅花一枝

商丘吳讓伯延仲兄弟有詩見懷答此

寄仲馭

送杜于皇北上

蔡香君太守招飲芙蓉亭

次韻送大司馬質公先生諫謫歸里

除日



第二十六卷

詩

七言律 三十六首

辛巳元旦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郡邸度歲王達卿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鄙句

遣興

元宵大雪戲爲句體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明府

酬方孩未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何玄子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

家之作奉酬一首

贈張鮮民少京兆

馮躋仲寓戶部園郭孟白招同涂石丈移尊亭上

酬方元錫吉偶姚覲侯若侯兄弟見招并贈詩

郭孟白以淄硯見贈

慈湖曉發微雪示曼姝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邸中大雪憶予往年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

沈崑銅云來視予

雪詩用東坡韻



雪詩再用前韻

雪中鮑曼姝胡明之飲于邸舍劉比部程廣文及陶氏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又用前韻

采石張幼竦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贈和尙港阻風聞荆襄兵警南京已城守

癸未

自南京歸留別所知

甲申

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聞陳青谿殉難

過陳定生寓舍

和尙港阻風用去年韻

中丞程公以池州兵使開府蕪湖

苦雨

乙酉

將結茆橫山原深處囚宿谷口小菴

敢卧

觀兵泥灣題壁

石灰沖絕命詩錄遺一句

五言排律

六首

哭陳元靜

乙丑

重陽雨夜飲弟發若抱觀堂

戊辰

方孩未先生見招兼惠扇奉酬

戊寅



曉至無錫子方先於丙夜歸自錢塘喜成十二韻  
贈孫克成十六韻

中秋寓樓書懷十六韻 甲申

五言絕句 十七首

昭君怨 辛酉

杜湖 癸亥

渡淮 丙寅

季園 甲戌

梁溪曲 戊寅

樓子歌代怨

和子方阿子歌

光州胡胡之避亂來南與予同客當塗二詩贈之  
辛辛巳

六言絕句 一首

題鄒滿字為僧作圖 巳卯

七言絕句 七十三首

湖心寺立秋 辛酉

聞敗 壬戌

偶過蓮花菴 甲子

北峽關看壁間二詩 丙寅



所見

春河舖

代贈 丁卯

郡城東湖

別意

白高田至秋浦道中 巳巳

戲作

下關夜泊見鄰舟有女年可十五六夜半聞舟中

教琴聲甚苦

上新河代作 辛未

蓀谷 甲戌

燕子磯舟中聞有閨人咏門泊東吳萬里船者與

蘇武子吳素臣卽事各二首

劉伯宗寄所紀桐變事

南京雨中遣興 丙子

山中感興 丁丑

無題

過嚴子陵釣臺

六月二十七日立秋 戊寅

去梁谿將溯荆谿毘陵華陽白門歸子方同游稍



後至期侯之定生家記別

杜匏如索題其像

江行巳卯

見邸報

閨詞庚辰

南京所見三絕句

花枝詞為馮躋仲納姬作辛巳

寄顧子方

定生以令子其年新詩見示因寄

秦檜墓

至南京甲申

江上絕句

石橋為人作

偶作兩絕句

與李原常憲小飲杏花村注原常樓山內弟

聯句一首

七夕小集卽席聯句

第二十七卷

詩壬午十二首注鈔版將竣始求得此冊補編於後共二

過周仲馭丹陽寓舍



夏日雜興

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美色何足恃行

善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蛾時

江行雜詠

又聞

樓山堂集目次畢

樓山堂集第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論

史論

賴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詘誼而事術祈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母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寤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



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賴考叔以遺羹之故使其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旣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莊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置母此非小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爲誓哉誓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况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佑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賴叔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

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道者強諫之過其失也卽不至於鬻拳而善誘之失或亦不幸而類賴考叔矣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自矣迨高渠彌殺昭而立子亹則子亹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親弑吾君者吾讐也齊人殺子亹而轅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



祭仲之心愈白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亶非死社稷者也石碣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亶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卽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視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亶之難爲智仲尼曰

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嘗稱甯武子爲愚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無死矣

曹沫論

晉者藺相如廷叱秦王完趙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嚮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卽殺而奪之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繫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其如之何哉夫相如之強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卽獻璧而還却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卽趙亦不義



而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慙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槩動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荆卿以匕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即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燕亦暮墟矣故軻之事又相如所不爲而要之皆聞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劫齊桓公也亦旣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霸王事雖成實不可爲法嚮使於桓莊旣盟之後沫以正請桓未必不從安周執匕首而劫之夫然喜動孝公以平桓之功師且引還况桓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計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義不反顧之計耳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率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薦論

人臣而不能強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吾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爲此抑何哉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薦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旣而城曲沃爲不利太子



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爲保寇讐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蒙茸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幸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蔞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盡殺桓莊之族則晉公室之衰士蔞實爲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固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語者晉之弊政爲已甚矣釐革布置未聞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吾心而徒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胖也其亦異於古所謂社稷臣矣則又何責乎逢君惡者之士蔞也

趙盾論

春秋趙盾弑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不弑君夫子必不加之弑君是弑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誤乎吾嘗究其說矣弑君者穿而穿所繇弑君者盾故穿之弑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弑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弑君自免乎夫盾非中心立靈也患穆嬴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悖雍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弑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悖雍殺樂者而逆探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弑弑君大逆也已又巧逃之然



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賞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弑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弑夫臣之弑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弑君當穿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弑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弑而盾亦卽入此可謂非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導况穿之弑實繇靈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憐於志謂盾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恕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已實作逆而使人被其名故穿者卽盾桑中饑人與夫祈彌明之屬是亦盾之葵焉已矣是亦

猶之悖雍殺樂焉已矣盾之無靈奚必至弑而後見哉不然弑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迎黑鬻者又誰乎曹操司馬昭襲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爲華歆成濟耳而後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吾故曰非穿弑之而盾弑之非盾弑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弑之所以也左氏爲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越境可免討賊可免則天下之不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弑其君者也

魏絳論

魏絳之和戎也予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未聞其與



戎和也以晉文之霸而負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薄伐哉絳非甘心事戎也戎納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戎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聽戎之和是置戎而後吾戰者勝非誦於戰而坐使勝者戎也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向使戎而強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戰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已之勢勢在我而我和彼則羈縻之而已幸畜之而已啖之而使不吾疑狃之而使其自敝然後彼且折而入於吾而吾受和之利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

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焉而我受和之禍故和者國之強弱君之存亡繫焉絳智人也肯以此誤國哉夫王者未有不治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爲已替矣而又和之和雖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浸淫至於元成且以蒙利和之爲效亦槩可觀矣况乎其事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啓之也晉文之霸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豺狼不可暱也而勸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絀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即汲汲焉惟懼已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蹶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弒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已位子尚子皙之爭室也曲在子皙耳反放游於楚而薄公孫黑之討廢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寬之使不吾忌

秦之而使唯吾所制至後迫子皙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子產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戚孽得爲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社哉吾嘗以子產之才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既衰政在家門亦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能有所施爲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而以區區之鄭國小而偏雖有強族而無臣禍則子產之力安可誣也惜也子產之爲鄭相耳嚮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即不可再見而奪人不怨者吾以爲非仲能之而僑也能之矣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爲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卽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已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其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卽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孽憑其窟穴猶足殘善人而傾宗

社况乎國之鬼族又爲衆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顧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寧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躬值弑逆之變而周旋後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犯焉故晏子者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真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



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嘗君者忠者不爲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絕也乃旣以身臣吳矣于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資耳不然員忍人也旣已覆楚又欲沼越殺人君父以用已之未足而略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稽康之殺也

晉殺魏臣耳爲其子者卽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顏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繇稽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嘗疑之而以觀員則忠孝之間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樓山堂集第一卷畢

樓山堂集第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奉秦如是  
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  
親以擯秦而秦終能禽滅六國以并有天下實蘇秦成之  
也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強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  
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地未加擴而兵未加多也其於  
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



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徃六國而使之偷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漢既附然後秦益強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銳負其益強益銳者以制偷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卽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以於此而

用之於彼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盡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儀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儀以啖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舉蜀漢秦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之勢蓋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諫伐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遂



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晰也人臣計利於身則不顧害之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目前則坐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橫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明蘇秦之約則也可以亡嗚呼亦孰知其先以亡六國哉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蠶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倖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

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非真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威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已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其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



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間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釁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况歲被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乎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真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爲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

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剪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剪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卽勝未有不自敝其國者剪豈得爲名將哉剪智人也其謂取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



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  
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爲怯非君先以我爲怯則後  
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  
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探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爲我用  
也不然楚雖強大伍員三犇師而覆其國都以剪之老將  
知兵必欲王之掃境內而屬之者豈真怯哉吾於是  
有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衆而敗愈疾以  
王剪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剪之多請師者蓋是時  
剪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  
耳剪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殺主

驕而非厚自污不足損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  
自怯勢實劫主要卽後多請善田之術先嘗試之以得其  
情剪可不謂智人哉夫剪亦懲白起之事而爲之者也韓  
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鎮之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  
王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剪之術  
也而非此不全是故蕭何用剪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  
亡夫功名之士不師剪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剪  
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爲也然有心爲之而輒敗



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卽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一有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秦皇帝而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淞江曰彼可取而代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卽其有意也亦與籍勝輩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卽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卽有得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

也爲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讓而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教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已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之所爲亦不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徒汲汲於已之富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爲者况乎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母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徵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度亦罷矣觀之雷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然

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旣厝置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



嚮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耶明強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羞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袒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服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寧告語見於書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功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旣并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爲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謫戍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亟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卽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



其中之所爲瑕釁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畱之此曷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置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真帝王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焉勃之成功者倖也高帝始憂呂后亦嘗深爲之計矣卽不去之豈無所以置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彊梁八年之間則猶以其戰力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鬪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畱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畱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



秦強何敵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今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帀夫良慮宛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緩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况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舉秦秦卽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衆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咎齊儼

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遣扶義而西者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鬪趙之策非矣使義爲上將時盡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釋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舉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卽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圖漢毋論邯爲可憂羽卽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卽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予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論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爲項羽骨鯁之臣卽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弑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彊諫烏在其爲好奇計稱骨鯁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卽使漢間不行范增尚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卽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卽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

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謳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孰一牧豎之子素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卽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鬪智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卽不弑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尚存君之則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此何以處故羽之弑義帝者徒資漢以名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郴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續耶不然殺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



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弑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予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况區區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乎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得况假子輿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真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曰其然以使天下事君者之慎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之未嘗不嘆高帝之詭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



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問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漚而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蓋借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曹平勃羣起而爭之度帝意立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功哉無如廷臣惟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真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可概觀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玄之不若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庭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卧不規而借力於四皓又不率在庭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人此其君臣之間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房之善爲術數也



樓山集第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彊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



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決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爲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所爲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耶夫惠帝非盡不可與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

參輔之以誼未必不足以防遏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疆之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迨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爲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牯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視其時之所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



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彊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又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坐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坐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不先王則

垓下之戰信之感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已之事不成而不輕已之所有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敝於印刑而不予漢興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弊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



可與守及其敵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非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况乎連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於內雖進退尺寸不敢失吾意嗚呼以此爲守亦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常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當呂后之



王諸呂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意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真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



能負太子也太子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閔默以坐觀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能自遂其僵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庭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爲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終以

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椎魯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曾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



有深謀至計豫覩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寧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即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既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彊之邪說呂后遂訟言吾欲王諸呂哉即后意如是而王陵強諫之時勃等佐之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楚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

必不悟即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其間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窋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迨身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沉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母亦身實畏禍而姑隨乎長短以固吾位耳彼豈真謂已能



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况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婁敬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往見氣者之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觀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強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一戰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一戰者果盡得乎夫懲一戰之敝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毋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虚心聽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嘗足



以惑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於眩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違敬而遂移平城之不能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屢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創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田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卽聽過計失而於婁敬之說終不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習常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

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兵之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卧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爲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碁而破鹵寇準以歌謔而却敵其矯情鎮物似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取其懷來而用之耳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爲功所繇成而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卧不起謂可取爲定亂之法豈不誤哉夫彼將士之畏威守約雖臨之



以至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擾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豫戒以耀天子而軍行嚴密卽亞夫亦有未至者耶以持重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爲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軍者其將不可鹵耶故夫用軍如韓信者終不可爲後人法也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間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寧紕情而伸法蓋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紕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訓也則田叔之焚梁獄詞是也夫藩臣思僥倖之計至於殺天子

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而傷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爲得也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竟深罪者蓋繇鄒陽之工於劫王信而帝先入長主之言耳豈田叔之焚獄詞遂能寢帝意哉人臣奉命治獄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曰陛下無以梁事爲也梁不伏誅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詭自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爲臣下望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奏獄而爲上分別言之奚不可乃必焚獄爲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



使下之不軌者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上之恩意亦未嘗不全人臣申國法而杜邪謀計無善於此者而乃探測上必不能行之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如吳楚淮南之爲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爲也適以驕諸侯而損國威且又緣主意以自市其惠跡是而推叔向以貫高事幾不免者亦謂天下事皆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者矣故吾嘗謂郅都之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爲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叔蓋未之知也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正丞相御史且阿肯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詖諧取容者耶其傲弄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諛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稍雜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庭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



慢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爲朔之所不能耶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行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污者而必沒身於財蠡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曼倩嗣宗共稱則益儼非其倫矣夫以相如慕蘭吾謂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直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獎許阮

藉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諛諧傲弄者非所以定朔也故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慙稱不爲弘曲而能結主意朔真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朔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樓山堂集第四卷

應箕著

史論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創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日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害哉誠使是時誼即得大臣如絳灌者為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為者帝所必不為故善其言而棄其身者繇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



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典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爲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持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世之士不世出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邁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

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積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十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于紛更其短誼者誠有之迨其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冀其推引亦無爲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



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于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卽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寬爾矣

### 公孫弘論

史稱公孫弘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蒙審是則國有大變弘直孔光張禹之流雖黨篡賣國亦身爲之而不惜矣予跡弘之始終弘蓋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卽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繇有二躁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志貪者多濡忍及

其旣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怙勢則氣溢氣溢則行必邪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面屈節雖孽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弘有是哉弘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起徒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郡國再推上而弘固讓其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遽如是哉迨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衡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骨弘于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下弘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于漢相無加乃八十老



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國輸人弘而愚人也可弘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弘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徒抑仲舒爲已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庭諍毋亦重于以身蹈不測而要與媮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也蓋弘爲相多識大體族郭解延賢人誦于朔方之難則願罷西南夷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主與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吏通一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歷代右文之始若徒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擯謂弘于回而污行之事始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弘者哉漢相如申屠嘉以

死抗節弘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釐之相踵誅戮又如楊敞王歆之唯喏玄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弘弘不爲漢賢相乎田蚡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蚡在族矣弘至元始中猶受顯褒則弘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直以不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據見詆之言以爲疑况其不如弘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乎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予于漢之諸臣而終致疑于平勃也

霍光論一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蒙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女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之流傾險奸詐因會攘攬則亦不必皆如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于是帝號爲知人帝誠知人然廢立之事非帝所逆覩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早智桀安之讒不行不然光身且不免安望其捍社稷安幼主用以答先帝之託乎設不幸而昭帝旣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吾不知光亦將舉而廢之耶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異

昌邑之不肖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慎匹妃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雋不疑引經決獄光僅一善之而已至爲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桀之輕慮安之幼驕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却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却后此豈光所難哉母亦以其親戚結連可以自固亦恃已專政而他無如何耳



不知道適以啓外家之漸而成桀安蓋主邪僻之私卒之上  
霍爭權幾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  
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  
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鉤駟家惡故  
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鉤弋不得赦絳灌  
爲竇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卽而論之  
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  
于此也至于受人之託因攘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  
于存亡死生之際而況人臣之于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  
禪爲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懿之流世寧復有君臣哉以  
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  
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  
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捍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輔  
之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  
卽抗節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  
臣所能豫計哉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  
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旣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  
社稷光憂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之贊決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取決延年之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留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堅確靜鎮之度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陽微倖其間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不可知天下事徒爲奸雄藉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故其志一取

決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閒故其氣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之行也哉至于聽搖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已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晉趙盾迎公子雍于晉又患穆嬴而立靈公背先蔑棄士會結敵怨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蒙弑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國而趙盾始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弑相尋皆繇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述其樸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也光誅昌



邑羣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繇此觀之廢立之事未萌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嗟夫人臣無故而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我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謂其不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于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母亦智有所殫則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者則忠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蕭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專任關中身犯

危始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屑屑焉憂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遺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予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鼂錯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予國也蕭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樸有餘者也當其撫幼君值巨變躬廢立之事什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



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于暴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復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夏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已願聽矣始光死而宣帝不圖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聞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圖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盡之耳抑吾嘗論之范

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鄼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蕭望之論

蕭望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內外交掣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



始于此何也望之以師傅舊恩爲帝所嚮名儒高節猶宦  
官外戚之所憚也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其不可  
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宜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  
法守正執退恭顯于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  
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使  
望之制之有方當不至與隙而驅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周  
堪旣皆任用使不亟亟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授敵以閒  
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智不出此卒以讒死也自望  
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于是貢禹匡衡之徒相斷任用要  
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之禍在廷大臣

遂無一人敢抗之者予嘗逆而遡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貽  
之不爲過也夫大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  
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  
不絕如綫者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  
皆不至死死且無益于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  
持祿畏禍者率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  
可以死者也不可以死而死誰謂死足重哉使望之于是  
時艱難深固陽以不逆其意而乘機邁會去邪佞于不動  
聲色之中者上也下則如任隗袁安行義脩內雖守正不  
阿而不爲竇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奉身而退堅臥



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而慮淺謀泄自蹈讒慝而死蓋亦忠節有餘而識量不足者也吾觀望之陷韓延壽于死已知其伎刻無大臣之度受鄭朋邪諛之詞卽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既使外親上變事推進已而又聽子訟寃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先以其身入恭顯術中矣大臣有不幸值恭顯之際者其毋以其身入人之術中哉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一執窮

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罷遣武賢予謂充國之言忠矣而浩星賜之策未爲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重書數責而已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旣已知其能而已復不有其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



其讓而強弩破羌有不感而且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錄二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子以死則亦充國不善自全之過也夫當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而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屯議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而成功乎排衆議而功成卽微自伐吾亦岌岌慮讒之不免而况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旣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隙然則以其壽

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蓋誠難哉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其皇以定陶爲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豈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秦爲據而欲立其王后爲太后冷褒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玄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真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閒以爲富貴資若是乎禮



之是非卽自人之邪正分之也宋濮議興而司馬光引丹議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 本朝典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濮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爲附永嘉者捷徑于時董宏褒猶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說者至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守正者雖違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

其所是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議雖伸于一時而孰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爲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強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畫無復之或不  
得已而出于徼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  
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以立寢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



傳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候閒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幾幸之心又謂得于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卽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諫反使其主以無

所容而成愆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繇不能乘閒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卽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爲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不幸類之况乎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不少也又况其多勛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秉政所置相則



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推仆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于宦官而成于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已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嚮我而有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所因緣以爲重然猶曰非是

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安危大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可豈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相之私矣卽繇是推之蓋寬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豈不能爲鄭昌之爭乎重失內庭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權王許者而欲與弘恭石顯爲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下則以宦官外戚之禍皆自其貽之固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封還詔書申屠之爲檄斬通宋弘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家監



護太子以示陋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智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者可為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樓山堂集第四卷畢

樓山堂集第五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為中興其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代秦也而天下之苦莽也



人心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卽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特空名可以劫天下哉空名可以劫天下卽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子嬰固嘗帝天下矣方望立之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背聖公而不爲不義遽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釁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高雖國覆

君亡然正朔尚在已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既立而志願盈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偷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于此亦曰中興此又嚮之盜賊倔彊以妄度乎非意者之所羞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創之實者不能也彼無創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劫哉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蒙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絕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



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即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懷愍之沒也元帝即位于江南後宋之徽欽被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人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卽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

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爲寇讎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奈何是故利沒于前害休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卽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春陵首義旋立大勳乃一無有冀焉直至于更始旣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卽微寵而天下固吾



有也至同時侯王崛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而必盡  
仆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  
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卽位之  
後唯爵賞其素嘗相從及郭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  
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既平諸盜又令終置隴蜀于度外  
此與後之畫江而處者規摹雖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  
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  
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遭漢末造以爭立孝桓爲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

恐終爲已害使馬融爲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蓋居必死  
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  
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酖之日而死于蠡吾旣立梁冀  
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  
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  
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  
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  
者殺無赦卽建白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  
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  
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已趙戒胡廣亦決不能助



已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哉夫順帝崩而清河之立旣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帝遇醜之時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貫械上書要鐵鎖詣闕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黨勢成揆其所起皆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繇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向微諸

黨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賊丕而後禪哉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蓋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號爲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趙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真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琳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伶盛幼小



而共寒苦及緜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經于冢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劉之讓爵于弟爲不勝戮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翦商不且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

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爲美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若曰觀世俗之爭而讓者不庸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已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斷奪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間以爭奪而至于弑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畝之官數瓶之粟取者稍贏手自戟矣况乎享有爵



士而捐已善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耳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嗚呼其亦不恕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弑而深罪隱公以闔閭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其讓也夫子稱之况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裁于義者吾猶悲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志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

羊是衛輒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戚孽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卽微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爲其過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名傾一世卒與世浮沉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



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已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已所及耶如其同已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吳導景毅之不若以其非已所及則二人亦既以鉤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刊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伉直不回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寶諸君也林宗亦既交李范慟陳寶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宏何以獨幸苟全耶夫易稱先幾詩景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繇名士之互相標榜始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

林宗實爲八顧之首已始其事人罹其害人以不免爲過而已以善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仕隱之間無所據于人已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猶有議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耳予讀范丹傳謂丹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侯視泰之假榮同冊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遘艱則幸免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尚氣節然亦多爲名劫以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寶諸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真



東漢之季一人矣

陳實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吞默隱忍以浮沉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禍有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實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遁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自往請囚是實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鉤黨張讓以德實故多所有全實微獨已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實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後

而他人爲之卽爲隳節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按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常託太守高倫用吏實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實乃獨弔焉使不深觀實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實前常就獄與後多全宥卽實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實而不爲陳實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卽不可無實實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而



已不原陳實之心而因欲貶李范之節則太丘豈甘以其  
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實此實之心也  
因實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  
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實  
無所爲而弔張讓此恥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  
或謂卽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節奄宦  
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全者之所羞稱  
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

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  
臨之禍福而不動旣已畏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  
其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  
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  
進但不爲威孽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恕其所立心矣  
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  
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  
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已所能爲與否以卓之  
兇暴而尚欲存心匡救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  
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枉事之無



據無一可爲爽原也爽被徵謂爲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  
旣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  
爲伍瓊周秘亦幸不爲蔡邕之續耳瓊秘爲卓所舉卒以  
諫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  
死况申屠蟠鄭玄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不愧  
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遜  
言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回聽之居位若苟爽者吾  
實未知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薦引旣不能拒而  
又寬之爲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  
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歎哉

魏武帝論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遷國  
因治而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興納婁敬之說而都關中  
謂可一面制天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旣固還定  
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  
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并于秦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  
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決機于兩敵之間  
度險易料彼已決勝負善用兵者皆能之而至于爭天下  
不然爭天下者貴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之  
然後不爲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過



魏武然終不能并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而爭天下之才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之大勢中原可戰而不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己之戰力無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荆州不可得而有荆益不附吳會不可得而破魏武不先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遽用兵荆州此失策之甚者也然雖兵敗于吳而苟先據漢中荆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在我也嘗考建安十六年曹遣鍾繇討張魯隨自破馬超韓遂盡有全關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于此時破服張魯因魯之資以下蜀劉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撫循蜀漢使備進

無可據而卽以其勢下荆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集未固之衆可以卽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權自屈服乃棄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中嗚呼亦晚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曄勸急取之後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况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上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一將之才有餘而已



諸葛亮論一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即止不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尚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禪立之後此烏在其為智哉吾以為此亦未即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據之武而多謀權之沉而能決非若籍之跋張與公孫隗囂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亮之比

蜀即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滋至此不待智者後知也假亮即以其跨有荆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蹙曹而右殲權乎又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比向乎毋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荆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為也嚮使劉擘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即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



足以障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  
吾故曰此其勢使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  
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  
足而連年暴師竟至齎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  
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  
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  
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  
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  
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於  
王爲仲病夫致桓於王則代周矣仲卽才詎知天下之勢

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  
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執數說以  
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  
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  
焉論者曰操召丕而屬之植以譚尚爲戒而丕與植迄不  
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開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  
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  
動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已在不毋論非劉



項之比卽與譚尚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黨植者不過楊脩儀廡皆浮華豎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不丕之奸雄亞操固不至如譚之窘而無識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骨鯁者之僅有增也兵未交而聞行則事易泄欲遂以此蹙曹此踈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卽勇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夏侯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况亮乎以此而譏其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蓋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於樊也時

先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避銳遣徐晃援仁度其勁兵銳卒已悉於樊亮以此特別遣將助羽而已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吳則吳不至襲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勝魏而蜀方睦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惡其反覆又恐其爲患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致懿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假節據要其勢足以擾魏達擾魏而懿必身當達吾厚固其交以助達而已復悉師向魏且達先圖連吳而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懿又何



以應夫達之與懿其難易何如也使因達而可以逞於懿  
然後圖所以制達者豈其難哉亮不過慮達得志是魏未  
滅又生一魏也曾不悟高祖計王信越以圖所以殘楚之  
術故曰亮之失者有之此又其一也夫不知亮有可乘之  
機而以間丕聽延爲必不可得之事以罪亮此爲暗於計  
而不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亮失可乘之機不圖而以十  
不及之地百不及之衆竭智匱忠奉區區不絕之名號欲  
力征以統一天下亮亦不自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